

加尔各答的附生草

44e572
C2208

· 郭· 良· 蕙· 作· 品· 系· 列· 郭· 良· 蕙· 作· 品· 系· 列·

加尔各答的陌生客

台湾·郭良蕙



10014822



(京)新登字 172 号

加尔各答的陌生客

(台湾)郭良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2 插页 152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9300 册

*

ISBN 7-5059-1896-6/I·1322 定价:5.80 元

地中海的阳光将我的皮肤染上一层轻微的赭色。何况我又继续中东的旅行，在开罗郊外火热的沙漠上骑骆驼，于是我被晒得更黑了，只看我的赤裸的手臂已和印度人没有分别。

“是从日本来的？”

“不，从台湾(Taiwan)。”

“泰国(Thailand)。”

“不是，是台湾，福莫赛(Formosa)。”

“啊，福莫赛。”

“知道福莫赛在哪里吗？”

“对不起，不太清楚。”

“是日本和香港之间的一个岛，很小，但是很美。”

姓名：L·H·郭。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想空白，不能空白的话最好说谎。可是有护照为凭，说谎也没有用。)

于是用手臂掩着，别让旁座的旅客看到。

职业：著作者。

“你是作家？”

“不敢。就因厌倦了著作才出来旅行的，可是每到一国都要写，写许多表格。”

尤其各国的签证，非常辛苦，没有邦交的国家台北没有领事馆。

“美国护照三个月之内不需要签证。”

“我拿的是台湾护照。”

“填表四张，照片四张。”

“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签证？”

“四个星期。”

“我没有时间等。”

“那就无能为力了。”

“我拿的是台湾护照，我可不可以得到签证？”

“请等一下。”

在纽约，我花费一上午时间，多了一张去印度的身份证明纸。

从何处来：开罗

来此目的：观光。

纯粹观光，没有想找写作资料，不想写什么，更没有想以加尔各答做背景写小说。

现在却开始写了，像遭到一场梦魇一样。

凯洛也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虽然下飞机时我们同样的兴致勃勃。不过，对于加尔各答我没有梦，她有梦。

我原来有很多梦，但我把我的梦都抛在台北了。我带了一瓶 Roche 镇定剂出来，四月里我开始我的旅程，第一晚住在东京，连续服下四颗药仍然睡不着。

以后成了习惯，每晚服一颗半，我睡得很好。三个月来也许白天太乏累，夜里几乎没有做梦的机会。

在飞机上我无法安睡。喀拉蚩(Karachi)机场停留了四十分钟，我迷迷糊糊地喝了瓶桔子水，在拥挤的纪念物店里买了一双巴基斯坦的钉珠鞋。三元美金。

“上飞机了，请快。”

航空公司的小姐催促着。我的目光还落在木刻的毛驴上。我经常迟到，不管什么地方参加旅行团，我总觉得没有时间让我多看一点。

七〇七座舱客满，像在其他航线一样，我孤孤单单的前前后后都是陌生的旅客。下午六点由开罗起飞，时差使这架飞机顿时投进黑夜。我继续闭上眼睛，即使无法安睡，至少也可以养养神，清晨七点到达加尔各答，我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旅馆里休息。

六点钟，我提着化装箱到洗手间。旅客们歪歪斜斜在座位上，天刚亮正适于睡眠。有人比我更早，已经梳洗完毕从洗手间出来，一个穿裤装的女孩，神色匆忙地用手理着垂下来的麦穗色的长发，飘散着甜甜的香味，Chanel No. 5。我曾经用过的，现在我用 Joy 和 Madame Roches。夏天我很喜欢 Je Re-vien。我搜集香水，巴黎的香水比香港贵。

黎明的加尔各答机场很清静，新建的大厦还没有全部完工，很考究的白色建筑，这个世界却属于棕黑色人种的，棕黑色皮肤，棕黑色的亮眼睛被眉毛压凹进去。

检查护照，检查行李，稀稀疏疏没有几个旅客，飞机上那么多人呢？原来都朝着过境的方向走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旅行团，印度难道不是观光胜地？他们不在加尔各答停留而直飞曼谷实在可惜。

海关人员指着我填的表格。

“有多少现款？”

现款一百元。他让我把先写的两千元旅行支票涂掉。

单身旅行，我不会多带现款，但是究竟有多少现款我也不知道，我的皮包里装着我所有的财产。每天太累，我早已经放弃了记帐。

“箱子里有没有……？”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他的问话，我只顾从皮包取钥匙了，他好像问我箱子里是否携带什么大概属于违禁品之类的东西。

他挥挥手，没有打开箱子便让我通过。

我的箱子塞得真满，重得真像巨石，衣服、纪念物、图片、说明书。两瓶埃及香水，可能是克里奥帕特拉时代遗传下来的配方，收拾行李时打破了一瓶，立刻又补买一瓶，旅行在外，不能避免的有点迷信。

一个化装箱提在手里，自罗马开始又多了一个胶袋，里面装着三双意大利鞋，一张多斐亚附近村落手织的毛毯，希腊民间艺术。还有我的相机。

她从我后面赶过来。用手理头发的动作使我想起曾经在飞机上见过她。有一种异乡遇故知的感觉，我向她微笑。

她报以微笑，心不在焉地往前赶，她的淡灰色的眼珠已抢先向外面张望了。

我紧跟在她后面，也向外张望，大厅很空旷，只见一两个棕黑色的面孔。

她站住了，鼻梁上的雀斑若隐若现，薄唇无助地微张着。

“有人来接你吗？”

“我打了电报的。”她呆怔着，如同自言自语。

美国口音。我原以为她是欧洲人。

“也许太早了。”我看看表，安慰她。我在旅途上的同情心特别重，有时我也需要别人的同情。

“他说过要来机场接我的。”她很固执。不算好看，但还算动人，年轻。西方人的面部表情多，额头上已刻上细纹。

“你订好旅馆没有？”

她摇摇头。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坐巴士到市区，航空公司替我订好旅馆了，葛兰德饭店。”

“我以为他会来接我。”

“要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如果你有他的电话号码。”

她在翻皮包，翻出一张卡片，同时眼睛望了望她的箱子。显然她对那个皮肤棕黑的男孩不够放心。

“你去好了，我替你看行李。”

“谢谢。”这次她从皮包里取出来一张一元美钞，犹豫了一下，又放进去，换了个两角五的银币。

我知道她要去换钱。各国币制不同，计算起来费煞脑筋。

“我也想换点钱。”我正想托她代劳，而她已阻挡住我。

“不要在机场换，银行和黑市相差得很远。”她把声音放轻：“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

她的朋友叫班内吉。毕·开·班内吉，她叫凯洛·奥特，是我从她的箱子上的名牌记住的。

“我叫凯洛。”在巴士上她才自我介绍。

这辆巴士好像是我们的专车，空荡荡的只有凯洛和我两个。同下飞机的寥寥数人不知何时走的，而我们等了好半天才等到这辆属于印度航空公司的巴士。天阴沉着，由地面的积水可以看出豪雨初歇。公路在田野上展开，不时瞥见黄牛只只，我记起印度视牛为圣的传说。泥泞的田野配合着闲荡的牛群，构成罕有的特色，我正打算取出相机来，而突然发现巴士的玻璃窗上全部装备了铁网。

“我叫郭。”

“科。”

我没有改正她，萍水相逢的朋友聚散无常，三个月以来我认识不少新朋友，当时虽然谈笑甚欢，说声再见便各奔前程，谁知道何年何日再遇见？

凯洛也是一样，虽然她跟随我到葛兰德饭店，但我只在加尔各答停留三天。三天以后，我到仰光。

不过我还没有拿到缅甸的签证。

在葛兰德饭店安置好，第一件事便是打听缅甸领事馆的地址。

3

“住入时间：七月八日，一九七〇。”

填表，住旅馆也要填表。

葛兰德饭店在闹市中心，白色的庞大建筑很古老，两个工人奴隶一般俯在地上擦洗过道的大理石。

凯洛也填了表，一下车她便四处张望，在寻找她的朋友班内吉，她已经告诉我班内吉在电话里答应她立刻赶到葛兰德饭店和她会面。

“他说他没有收到我的电报，奇怪！”在车上她没有心情观看街景，却一味念着这件事情。

“你什么时候打的电报？”

“前天，我托航空公司打给他的。”

“也许是航空公司误了事。”我安慰她，一个入到一个地方举目无亲很徬徨，只身在外近似飘泊的行踪使我深深明白旅人的心情。我已经习惯了，而她还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

柜台的人员把二一七的钥匙交给我。把二一九交给凯洛时说：

“奥特小姐，有位先生在大厅等你。”

凯洛的灰色眼睛忽然变得透明起来。

我也跟随着她向里面的大厅望去，在黑白红三种色彩调配的大厅里，我终于望见角落里的班内吉。

班内吉的沙发侧对大厅的入口，正在沉思中吸烟，当凯洛不可抑止地跑过去时，他才转过头来。事先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种族问题，我原以为他也是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的后裔。像凯洛一样，母亲是德国人，嫁给美国籍的父亲，这次她有三个礼拜的假期，从纽约到伦敦，然后到汉堡去探望她的生病的外祖母。

这些都是她在车上告诉我的，避免探问别人的私事是一种礼貌，她不提班内吉，我自然也不会过问，只觉得这个姓氏读起来怪怪的，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拼。

现在，我眼前所望见的原来是肤色棕黑的印度人。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很英俊，他站起来了，高大的身体迎过来几步，露出动人的微笑。

我被抛在后面，我这才知道凯洛焦急的原因了。虽然他们相见时的动作并不狂热，印度毕竟属于东方。

本来我想悄然走开，但为了礼貌我觉得有打个招呼的必要。

“凯洛，我先走了。”

“等一下，科。”凯洛像从梦中初醒似的记起我的存在，“对不起，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科，这是班内吉。”

“你好。”

“你好。”他握手的姿势很英国式，但是他的赭色衬衫很意大利式。

“科是个小说家，一个人环游世界，我们同一架飞机。”

“欢迎你到加尔各答来。”

“你没有说欢迎我。”凯洛拉住他的臂膀忽然变得很娇小。

“当然也欢迎。”他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毕·开·班内吉

进出口贸易

下面是他的住址和电话。

我把他的名片收进装着我全部细软的皮包里，并且我也取出两张名片。

“我叫郭。”

“郭。”凯洛改正过来。

三人迈上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加尔各答对我不再陌生，很高兴我也有了一个印度朋友

提衣箱的侍者在前面领路，这家饭店真够大的，红地毯直铺过去，走廊长得好像走不完，间或飘过来一阵异样的怪味，有点熟悉，是香港的印度店里常有的。

“班内吉，郭要换钱。”

“嘘，小声一点，这可不能被人听见。”

4

十点钟，阳光隐隐透出云层，空气闷热湿闷，饭店外面计程车排队等候着，棕黑色小僮开关车门，然后伸出手来，我早有准备，零钱包里放足了硬币，是我用卢比在柜台兑换的，我的卢比是班内吉换给我的。

坐在黑匣式的计程车里，像在伦敦，街景却不像伦敦，道路拥挤，到处都是人，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塞得满满的，竟然到

处都是人力车。无所事事的人真不少，一群一群闲坐地上，牛也一群一群在道旁游荡，有的在垃圾堆里寻食。

这都是好镜头，而我忘记带我的相机。乔万吉路四十六号，像我到其他城市一样，首先要办的事是去签证。

旧建筑，旧电梯，全是棕黑面孔，流动着异样的怪味。

缅甸领事馆的标志，古老得和这座旧建筑很调和，大门关闭着，“星期三休假”。

我望之再三，却无法从悬在门外的牌告那行字寻找出任何理由。

周末休假，台北的商店从未有过这种情形，相反的大家都选周末逛街购物。在国外遇见星期六和星期天连买胶卷都很困难。缅甸领事馆却在该上班的日子放假？只能怪我的运气太差。

难道我真的和缅甸无缘吗？失望中我怀着不平，要做一件事必定努力到最后一分钟，这是我的好个性，也是我的坏个性，缅甸政府很顽固，我也同样的顽固，越是受挫，越是增加我试探的决心，我已经数度碰壁了，在伦敦，在巴黎，在罗马，加尔各答是我最后的机会，但愿遇见一位开明的领事，不会拒绝一个纯粹观光的游客，踏入在历史上曾经臣服中国的佛教古国的领土。

明天再来吧！我又挤在棕黑面孔之间走出电梯

乔万吉是加尔各答的要道，街道很宽，对面是一片广大的草原，油绿平坦。迈下楼梯，我还没有站定，便有乞僮赶过来伸出肮脏的小手。

我毫不犹豫地打开我的零钱包，虽然我也有我的苦恼，但我比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幸福多了，当我快乐的时候，我愿意使

别人也快乐。来加尔各答以前,我看到报纸上记载这里闹得乱,却不知道这里在严重地闹饥饿。

我也在饥饿中,还没有用早餐。

我顺着骑楼走几步,满眼流动的人潮中不知去处,惟有再坐车回葛兰德饭店。

饭店两旁有好几家专为游客开设的店铺,玻璃窗里陈设出许多手工艺品,第一眼我便看中了那张带头的金钱豹皮。

5

“哈罗,郭。”

班内吉老友一般站在我身旁时,我正全神贯注在豹皮上。

“哈罗。”我有点猝不及防,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对他笑笑。

“你在看什么? 像个小女孩看见了糖。”

西方人很难估出来东方女人的年龄,在我眼里他才真正是个小男孩呢!

“我喜欢这个豹。发怒的豹,做得真好!”

“加尔各答豹皮很多,而且很便宜。”

他靠近,我退后,虽然他的动机是望橱窗。

“凯洛在哪里?”

“在房里休息,我有点事。”他突然像想起什么来。

“快去办事吧!”

“好。”他没有移动,却又问我:“郭,你拿到了签证了吗?”

“白白浪费时间,缅甸领事馆今天不上班。”

“不要着急,还有明天。你打算下午做什么。”

“还没有一定，我想问问旅馆有没有观光团？”

“郭，想看什么地方，等我有空带你去，自己不要乱跑。”

“为什么？”

“这里不是日内瓦，不是汉堡，不是威尼斯。”

“有什么关系？我一个人已经旅行好几个月了。”

“佩服你的勇敢，当然你不同于一般女人，你是个作家，不过别忘记这里是加尔各答。”

“我很喜欢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有理由使你喜欢，它是世界第三大城。”

“真的？以人口计吗？”

“也可以这么说，一千多万人，还继续有从巴基斯坦逃来的难民。”他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所以特别乱，再见，你最好小心。”

虽然是白天，走廊长得我很不自在，我握紧皮包，我已经够谨慎了，而班内吉的劝告加重了我的戒心，我不时地前后探望，甚至提防在旅馆会发生什么事情。

转过弯快到房间时，我才看见穿白制服的侍者，头缠白布，满脸胡髭，只靠恭敬的笑容并不能使我望之轻松。

我走进房，便把门锁上。

换了件衣服，看了一阵房间服务的菜单，我才用电话叫了一客煎蛋，上司，和咖啡。

加尔各答的煎蛋也和别处不同，蛋里混合着切碎的青红辣椒，辣辣的很开胃，餐具也堪比欧洲。咖啡泛泛，而且像放了盐。加尔各答的水是咸的。

我点了一支烟，拿起报纸，上而有谋杀的消息。

电话铃使我一惊，是凯洛的声音

“郭。”

“凯洛，你没有睡吗？”

“没有，你回来怎么没有告诉我？”

“对不起，我以为你在休息。”

“谁说我在休息？我很无聊，郭，你可以过来吗？”

“当然可以。”

然后我便过去按隔壁的门铃了。

“很能干，你也锁着门。”

凯洛穿了件睡衣，粉红色的，长发很乱，床也很乱。

她让我坐，自己也靠在沙发上，懒散地说：

“班内吉走了。”

“他大概有事，要上班。”我想告诉凯洛曾经碰见班内吉，但是没有时间允许我说出口。

“他有权决定自己上不上班，当然我不能怪他，他并不知道我今天来，不过我一个人在旅馆好害怕。”

“有什么好怕的？”我装得毫不在意。

“班内吉说加尔各答最近很危险，天天杀人。”

“既然加尔各答这么危险，班内吉为什么以前没有告诉你？”

“他没有想到我突然跑来。”

“你后悔了？”

“我没有后悔，我爱他。”

他呢？爱情是相对的。

“你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觉得奇怪？”

“我爱一个印度人。”

“阿加汗王子也是印度人。”

“我的外祖母并不这样想。”

“种族歧视？”

“那倒没有，也许她有偏见。”

“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坏人，是不是？”

“班内吉就是印度人里面的好人。”

“希望如此。”

“不，你应该说相信如此。”

“相信如此。”



“喜欢这里吗？郭。”

“很好。”我望着画在墙上的那只狐狸点点头，那只半抽象的狐狸的眼睛和尾巴身带着一份神秘。

班内吉得意了，幽黯中我仍然能看出他的微笑。人都有张扬美好一面的本能，班内吉决定把晚餐地点安排在蓝狐狸，也不过是想展示加尔各答的豪华。我不知道凯洛怎么想，而我每到一个地方宁可欣赏它的风土人情，全世界的夜总会都是相似的，灯光，音乐，装潢，使人不觉得身在异国。惟有当地的底层社会才各有各的特色。

除了凯洛和我以外，班内吉还约了两位朋友，很难记住他们的姓名，一个留着胡髭，一个长发瘦子。长发有点大舌头，胡